

東塾讀書記

冊二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禺陳澧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衆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尚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

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  
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  
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  
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  
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  
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廝以下內饗職  
文詩生民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  
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  
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  
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  
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  
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沛二



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祀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

穆王作呂刑入尚書  
職方何不可入周

乎禮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  
爲明徵尙書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旣衰諸侯相并  
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  
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  
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  
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  
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  
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杜注云方  
里百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  
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  
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

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乙輕重管子言兼霸

之國尚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

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

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

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

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為周禮兼附

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邦

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為方百

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

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都輸疏潛夫論班祿篇

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

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

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

方百里者為田萬井九百畝其田五里也

敵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

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業主其民  
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  
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槩此而  
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  
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  
不得不然耳澧謂孟子明言文王之治岐則周公  
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必謂文  
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  
於山巖屋壁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

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澆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者哉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五者而去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

以

周禮之中實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椽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媼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

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  
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  
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  
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卷四日知  
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  
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  
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  
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  
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  
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  
禮之效矣卷五觀温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  
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



內務府官為周禮  
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

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

時衆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

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幼也後儒

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

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

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閱

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即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為

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

迹禮案劉歆此語鄭君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

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



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  
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  
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刼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  
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  
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北瓦北原北杜子春云玉北  
帝顛頭之北瓦北帝堯之北原北有周  
之北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  
皇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  
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  
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  
爲官元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  
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  
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  
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  
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

掌舍設檜桓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檜榱檜也桓受  
居溜水竦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檜桓檜桓謂行馬  
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  
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  
鄉師共茅菹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  
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菹  
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  
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  
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曰大射  
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  
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  
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  
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

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

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纒黃纒鄭司農云禮家說纒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箎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禮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

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尙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

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  
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  
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  
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  
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  
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  
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  
之胾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  
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  
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  
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  
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  
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

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太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壘其設筐陳于楹內壘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挾拾注云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



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男子之緣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劔四十有二侯伯劔二十有八



子男劔十有八注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劔少於豆推其衰公劔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劔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衰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皆錄之爲漢制考禮案左傳昭十七年鄭子言少  
皞氏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爲司徒賈公彥周禮  
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  
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鄭注  
云合錢飲酒爲釀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  
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  
況古官以後代之事況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  
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珍圭以徵守  
杜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但不  
若先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之  
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  
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  
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帔舞注云帔列五采繒爲  
之有秉疏云樂師注帔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  
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棊柏黃腸爲

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  
椁以端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  
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  
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  
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疏  
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況之司烜氏邦若屋誅  
則爲明竊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  
屋讀如其刑劓之劓劓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  
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  
解太平制禮之事乎禮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  
卽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  
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況之其義一也古地  
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卽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

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  
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況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  
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  
尤明困學紀聞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  
比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困學紀聞又云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第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厚  
齋既引徐筠說而又自爲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

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況周制如太史祭之  
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  
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  
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燿凡國  
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  
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有鄭注已舉

漢制況周制賈疏復以唐制況漢制者掌訝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

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禮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此卽以漢制況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大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于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



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四卷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爲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



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慎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

舉要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除害安得云周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諳衆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割圓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馭沙也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凡言闕者亦爲

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

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闕匠人爲溝洫

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

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是注疏本有圖也戴東

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疇治之益

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

宣一宣有半謂之欂一欂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

謂之磬折程氏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

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角也一宣者四十五

度角也一欂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一柯者

一百一度十五分之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

之角也昭然若發矇矣

東塾讀書記卷七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五十一曰... 五十二曰... 五十三曰... 五十四曰... 五十五曰... 五十六曰... 五十七曰... 五十八曰... 五十九曰... 六十曰... 六十一曰... 六十二曰... 六十三曰... 六十四曰... 六十五曰... 六十六曰... 六十七曰... 六十八曰... 六十九曰... 七十曰... 七十一曰... 七十二曰... 七十三曰... 七十四曰... 七十五曰... 七十六曰... 七十七曰... 七十八曰... 七十九曰... 八十曰... 八十一曰... 八十二曰... 八十三曰... 八十四曰... 八十五曰... 八十六曰... 八十七曰... 八十八曰... 八十九曰... 九十曰... 九十一曰... 九十二曰... 九十三曰... 九十四曰... 九十五曰... 九十六曰... 九十七曰... 九十八曰... 九十九曰... 一百曰...

東塾讀書記卷八

番禺陳澧撰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償論主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饗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

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儻論使宰夫歸餼於衆  
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  
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  
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  
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  
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  
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  
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  
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  
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  
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  
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搢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

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

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

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

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

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

行題云右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

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翼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較賈疏尤

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較賈疏尤

簡明其荅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

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譌處古人都已說

了只是其書衰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

不曾看便為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

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也荅應  
 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  
 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  
 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  
 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 國朝而  
 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  
 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  
 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  
 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  
 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  
 大臨編以士喪禮為本取三  
禮附之卷一朱子荅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  
 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為之  
 然則朱子之書本  
 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



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

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  
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  
故知少北賈有圖故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  
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  
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  
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  
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  
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  
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  
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  
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羹者羹者奠舉于俎皆  
荅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

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餒者餒者在東面而荅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閒命去侯訖物閒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閒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注云序進

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罍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蕪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

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

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贊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據此則始為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為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

者必為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

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也予嘗以為讀禮者當

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

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

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

法澧嘗試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

李璧

玲孝廉名能定在澧家教家姪等讀書嘗邀澧及家姪宗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繪

宮室如弈枰而人物為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詭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國朝諸儒所

繪益精若取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

其是非而別為三禮圖則善矣者有不能定其是非者則兼存之明知

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皋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劍

或傳寫訛舛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

印為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

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

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

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凡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云云凡言非對也云云凡與大人

此則經文之待坐於君子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云云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

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  
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  
聘禮注 若抄出之即可爲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  
同面垂纜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  
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  
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  
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王  
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竝受不右使者由便也  
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  
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  
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  
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



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

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綌冪賓至徹之疏云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厭故也覲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王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饗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

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  
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  
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  
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  
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  
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  
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  
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  
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  
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  
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  
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間南面注云授  
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竝授也謂賓主

俱至楹間南面竝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竝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竝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餼饋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覲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

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卽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卽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

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土昏禮賓卽筵奠于  
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  
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  
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  
亦皆南面竝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  
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  
賜己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  
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  
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此段疏屢言  
亦其例最通貫矣土昏禮建柶興坐奠觶遂拜疏  
云因建柶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  
子并醮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  
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

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

答陳才卿書

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

近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

禮嘗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之圖

也成

又以凌文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鈔如此則儀禮真不難讀惜乎為之而未

韓昌黎讀儀禮云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掇其大要者即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



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掇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

昌黎掇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上規之也掇與旨卽送陳密序

論習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

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  
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  
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掇其  
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  
疏云按昏禮旣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  
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棗栗奠  
于舅席又執股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  
牖閒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  
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  
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醕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  
席前婦卽席餞姑之餘卒食姑醕之此疏所掇亦  
頗簡明

通典掇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

卷五十六掇士冠

禮而未能簡要尚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

卷四十八掇犧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

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

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

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

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旣許主人自

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實賓曰

敢不從命主人灑埽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

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

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

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

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荅曰敬諾  
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  
賓荅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  
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荅曰勞吾子賓  
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  
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  
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  
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  
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荅  
拜者荅拜如常入拜母母荅拜其餘兄弟姊妹  
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  
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見通典卷五十一

六似有誤字姑仍之

禮案此亦掇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

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無三加其設

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

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

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加今士有雀頂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

行冠禮可  
以二加也

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

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

見笥

河集子錫  
庚所撰序釋例則凌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

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筵于席門注云冠必筵

日於席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

嫌著之靈由席神夫以筵于席門四字而禮意精

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

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

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而正孰

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挾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

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并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禮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衆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壘下及字恐誤爵鞞鄭注士皆爵韋爲鞞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履素積白履爵弁纁履通解云

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  
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并易屨而出也但不  
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  
兄弟畢袷元鄭注袷同也古文袷爲均也通解云  
今案袷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均則  
是當從均均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  
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袷字爲均耶抑以袷音爲  
振也集韻又釋均爲戎服徧裂今亦未詳其義姑  
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  
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  
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  
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  
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

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澧案此

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

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

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舉解

如燕禮滕爵之為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解

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解

贊者二且少者為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

長幼之中但選二人燕禮小臣請解于賓而非公使賓

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

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滕

明證恐後之讀者或以舉解於賓乃注文所引之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為瀆亂人倫

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  
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卷五然則非瀆

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札記卷三禮謂盧氏謂見卽是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卽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

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

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

則非造一斬齊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

則曰齊疏卽齊衰也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

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剪齊而不緝與平時

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禮記所謂

斬衰卽論語所謂齊衰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則緝

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

平時之衣緝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

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

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即自悟其非可見

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為

殺不夫甚乎禮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服甚明禮

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

堯峯似皆未見故不自悟其非文

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

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為此者馬季長亦但

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

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

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禮案士冠禮筮于廟  
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  
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

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  
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  
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  
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  
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  
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  
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程  
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  
厲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  
駁難鄭注至于千餘言則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  
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不得有高祖  
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  
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

此數語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即令二十歲生子至元孫生時

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為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  
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  
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  
得為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  
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  
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  
幾二千言澧謂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  
經文之意以妾子為父後者妾死子不得遂子死  
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得遂也  
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為說故鄭君以為似誤也  
喪服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



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禮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禮案

書儀

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

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

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

跋三家禮範

讀儀禮以爲不可

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

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

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

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

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卷十七

王西莊謂唐中

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徇俗

十七卷九史商

然讀

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爲

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

今祭禮則與特性少牢二篇不同

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

在此論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

東坡詩集卷八

東塾讀書記卷九

番禺陳澧撰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澧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澧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

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後學者所記

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

後

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慎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尙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舁而葬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

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

五帝憲一節

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王制同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一節祭義郊之祭大

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

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

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尚存此數十條記者

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

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

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

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

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

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竝設疑



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譌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膺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穀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禮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旣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

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

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

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禮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禮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禮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

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衛氏集說困學紀聞皆引朱子說澧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

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

與孟子荅北宮錡之說略同孔疏引鄭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

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此為周室班爵祿之制

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

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

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

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

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

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為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

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

班氏以為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時禮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  
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曆象日  
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  
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  
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  
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  
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  
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  
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  
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  
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  
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一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  
之其時尚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己篇皆有與月令相似

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

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

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冬行春政

則泄行夏政則霽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

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三四其書雖云不韋之

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為周公

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

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為

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為首鼠兩端

之說不能無罪其詆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

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

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言一節皆言死言殺言

馬亦言死惟衛獻公出奔一節不大戴記則無一

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為凶禮也



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

喪奔

是儀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較射禮爲

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耳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澧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躡焉跼蹐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慙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

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  
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  
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  
墀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  
三策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  
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  
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愨則著又如說鬼氣焄  
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

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  
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  
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  
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  
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尚  
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

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  
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  
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鄭注皆云題上  
專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  
一篇之中體例不同  
此集合成篇之跡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  
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一

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

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揔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

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澧案此皆記孔子之言  
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  
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  
非箸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  
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  
證而成篇此箸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  
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  
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  
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

與此諸篇之  
體又不同

曾子問亦記  
孔子之言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  
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  
遜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

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

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  
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二句見於論語一  
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  
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  
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  
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  
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云云好德如好色鄭注  
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  
好德如好色禮案  
此亦傳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  
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  
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云云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不見於論

語孟子  
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  
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  
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  
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  
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  
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嚮下以養父母  
日嚴亦謂事父母也嚮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  
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  
人之言而作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  
須下達之事禮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  
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

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澧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

九經說卷十六

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

徵聖篇

未嘗有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

儒義說

則直加排斥矣程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

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程氏遺書卷十七

張橫渠則云某舊

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

耳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慎勝於

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衛氏禮記

以儒行篇刻於版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

五十五亦載此專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

親民壘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救令崇文

院摹印送閣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

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宋史

高閣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

說不醇請之賜中庸蓋至是而

譏議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

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

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

之博學凌跨前賢也禮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

曲禮云博聞強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

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僖三十朱子呂

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  
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  
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  
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  
補己之行闕正是箇人能勝人卷七朱子答呂子約  
書云先橫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  
尋是處雖有不是亦難過了於人說情狀大略如  
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慚也  
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既竭其苦創闢往往盡美而  
未能盡善蓋辛苦而成書既竭其苦創闢往往盡美而  
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  
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曰何以忘  
其辛苦也曰其精善處得人心之正其至精至善  
其奇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  
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  
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驚蟲攫搏不  
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

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鷲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廬陵胡氏曰鷲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竝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

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

蓋談兵者不服儒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

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

枻太卜拂龜甯非師祖製作以爲模楷者乎

孝經唐元

宗序並注刑疏引澧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而

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

見書儀卷四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

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以學爲源

劉道原墓志銘澧謂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



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  
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  
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  
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  
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  
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  
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  
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

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譏服虔未

能離經辨句復大典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

朱子補注

何須注述大君子爲小人也

禮案此二者切要之

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趣向也

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

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

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淺儒襲

漢學心力

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

每浮躁

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

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朱子語類云甘

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且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

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

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

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

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

夏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

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與藝藏脩

息游之類禮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敬也藝

謂禮樂射御書數禮謂近儒皆尚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即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

即禮學也

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此習聞道學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

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揔以

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禮案記文引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為經一章傳十章為後儒所訾

議禮案豳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

為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

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

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語類則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卷十澧謂

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

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

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

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

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

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

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

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澧案此古訓也爾雅釋

傳至也毛詩蒸民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

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  
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  
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  
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  
答問此謂至  
字爲古義謂朱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  
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  
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  
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  
人欲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  
在格物也朱子荅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  
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朱  
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  
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  
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

知也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為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澧案為學之道即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即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即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語類卷十

八又云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

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荅趙民表書又云至於格物則

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

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

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荅陳師德書朱子

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

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  
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  
閒而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  
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  
其成飯也

荅陳齊仲書

王陽明謂格亭前竹子致病

見傳

習錄

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爲朱子所嗤矣

朱子荅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  
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  
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  
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  
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  
書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



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仲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

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  
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  
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  
一旦豁然貫通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  
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旦朱  
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  
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  
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  
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

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又云因其已新者而日

日新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  
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頴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  
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

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澧案頴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見朱子雜學辨無垢之意與頴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亦見雜學解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元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蘇季明問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

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

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

入案此伊川先生語錄也

李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

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

氣象

延平答問

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

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答何叔京書

澧案程伊川之

後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旣皆以此相傳故朱子

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書輒變一說

文多不錄

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

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

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

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

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然則予之所以  
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比  
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  
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  
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  
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  
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  
占地步者不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末學  
未敢測度也

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卻甚

朱子荅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  
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  
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

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荅不知何故卻引惹他又云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荅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澧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辨論何者

未發則非中庸文義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季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澧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卷六十二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也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蘇頲濱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傳合喜怒哀樂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真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

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本一篇固爲精要樂記十一

篇合爲一篇其第一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數

語又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

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理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也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爛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器云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冲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

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間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疏云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

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冲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

毛詩左傳

疏亦有之

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

矣且非好爲繁博也旣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雜記下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

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繁也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鑲

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沖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沖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



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間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下六字爲一句亦非也當連讀十一字爲一句大傳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

兄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  
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不敢以戚君此則別  
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氏云位  
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衆  
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爲無而  
於常字句絕非也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衛  
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此陳氏乃不引之  
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倣儒  
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  
誤讀時字居字句絕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  
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其疏漏耶

江慎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

存者又病其紛繁又云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彙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

五禮通考則兼史學

東塾讀書記卷九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  
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  
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  
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  
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  
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  
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  
卽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穀梁隱元  
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

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

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

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

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

為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

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蘭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實因

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

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隱公之故也○

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未始於隱公魯惠公方

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始

即云位則春秋當始惠公東遷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入

然與史記不同二年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禮謂

二年平王東遷耳且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之事

陸氏春秋集傳辨疑凡不可解之義也○

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真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卽位其爲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

范武子云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也

此南董之筆

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

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感經此劉知

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

矣君桓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

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

曰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

不直書桓弑隱已為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

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

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推

也案傳之上上下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云

討寫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

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

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

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前

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



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  
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  
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常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碻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碻純臣也賈逵

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

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

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

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

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

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

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

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

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

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

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郟子能

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

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

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

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

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

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

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

哉漢制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

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

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

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

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

天下而無間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阮文達公詒

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

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

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

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

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

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

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

傳爲相斫書者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陳禧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

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號文公諫宣王不藉

千畝仲出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

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

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碣諫衛莊公寵州吁臧儷伯

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晉王接謂

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

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

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譌傳譌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

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

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

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

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

多漢博士以為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

春秋

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

者訓詁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

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

注其非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

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為主以隱公為

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

譌傳譌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

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

未釋者抑為之說一卷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

左傳云其處者為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

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禮

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

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

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

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

可通之說指為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

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為

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

國入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

左史遷補注序以為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

耳孔冲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

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

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

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

杜氏集解序疏

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

者乎且日食不書曰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  
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  
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通公羊義此無可置  
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  
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  
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

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

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

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

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

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



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其尤  
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己也更不通不必辯

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  
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  
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  
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  
得之並非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  
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  
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  
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  
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

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

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

以爲洩洽有罪其作膏盲則以爲洩洽無罪欲破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此如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蒸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

足也王淩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觀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

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  
 位諒聞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議  
 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啓蟄  
 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啓蟄  
 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天子冬至所用王  
 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禮謂杜預  
 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馬氏而況說  
 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諂司馬氏而況說  
 乎典禮

左氏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  
 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  
 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  
 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  
 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  
 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  
 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

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

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

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

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

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

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

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

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

爲褻貶乎如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

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

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  
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為例故釋例曰  
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  
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  
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  
名禮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  
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即從而書之以為褒貶  
何以為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

虛實乎

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

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  
以庚戌故書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  
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



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甲子晉侯嵬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卽魯史憤憤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澧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厯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

十有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厯不得以左氏難之禮

案襄二八年十月有二月甲寅去四十二日蓋閏月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

也何氏如有長厯則可直其厯論尤善所云當順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

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厯家奉爲著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

卽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

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卿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

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

後代傳聞澧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

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

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

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

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

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正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  
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  
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二

年無佞帥師入極八年無佞卒穀梁傳皆兩說  
劉氏亦以為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 澧

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  
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  
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  
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  
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  
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為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  
穀梁以為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為天災也又

云其曰蝮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

此災也范注云緣宜公稅畝故生此災以其在公

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

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

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

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

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

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

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既

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

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

更向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

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

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

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釋文序錄引

澧案鄭伯克段于

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

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

皆以為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

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

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翬帥師傳翬詔

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碯立之鄭人來輸

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

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

羊以為輪平事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

伯姬為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

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

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

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

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

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為繆公孔巽軒云

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同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

穆公也此明知為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



世始有恩禮於內得  
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  
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  
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  
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  
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  
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  
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  
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  
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  
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  
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  
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

春秋繁露

竹林篇但云樂復讎不言賢齊  
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  
下文公及齊人狩

于郕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  
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  
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  
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

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  
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

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禮案

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襄之則春秋

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

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

事然不妻嫂卽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

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

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

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

姊妹其為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

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

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

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

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班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

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

傳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

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疏云皆王制與禮說

文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

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半圭曰璋徐

云釋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皆樂說文定八年傳注文含

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

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輿守國次

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一年傳注禮后夫

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

十年傳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

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

文說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

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

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為學海也天子諸侯臺

蒯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為禮

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點巧姦

偽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為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

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篇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

為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

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

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俞序篇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此不具錄徐疏皆不引繁露

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

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篇文而徐

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

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紕夏新周故宋

三代改制質文

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

親周者以見天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

於賀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為王

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舊

王無敵者見任為王甯可會奪宣十六年成周宣

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

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

新周而故宋此即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異軒通

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

號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鄭之

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

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注云孔子舊是宋

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異軒

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

魯云公羊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

說云公羊通經為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

大體乖破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

與夫識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

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

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

皆能為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

受誣猶未明也至異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

勳進小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為公朝起也

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

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

狩中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

周春秋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大惡也就十二公之

事春秋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大惡也就十二公之

論之桓宣之獲歸君宜絕莊昭之出奔淫宜絕之盜國

宜絕之桓宣之獲歸君宜絕莊昭之出奔淫宜絕之盜國

弑不奉絕僖之獲歸君宜絕莊昭之出奔淫宜絕之盜國

娶不奉絕僖之獲歸君宜絕莊昭之出奔淫宜絕之盜國

事強吳雖非誅又絕而免于春秋之獲諸侯虛中祀喪

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何

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何

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何



偽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何邵公遂謂春

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

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傳母弟

稱弟母兄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

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

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

主天法商而王故立嗣子禮案此謂商立世子死則

立世子之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

即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

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螽生公羊云上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上其餘但云何以書記

異也

如隱三年日有食之類何以書記異也

五年

螟傳云何以書

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

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

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

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止之役又受邴田

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

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注云

城緣陵煩擾之應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此出會如

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此出會如

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節

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

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此乃漢儒好

之此又以為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

言災異風氣耳去自古國家治亂每有吉凶先見  
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為鑒其意甚善然其所  
說必使人可信乃為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  
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霽霜殺菽注云

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穿

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

穀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

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

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滕次第宜立隱是左滕之

子据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

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災

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

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

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

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

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

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秋

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  
羊家已有此說孔異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

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誣其師此巽軒未致繁露

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

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獲

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

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

代何邵公圍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為褒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

秋郟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

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即成五

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

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

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

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  
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  
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

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  
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  
對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對無事天之  
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  
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  
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  
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  
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  
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何注  
二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  
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

也笑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

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為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為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

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

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

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

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為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

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為膏肓則皆

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

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

桓二年左傳疏

此但可以

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

楚子何氏云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

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

爲短

莊元年疏

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

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

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

文八年

程鄭問降階何由然

明曰是將死矣

襄二十四年

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云云

昭四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

公孫洩良止以撫之

昭七年

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云云

昭二十六年

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

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

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昭七年

何氏云死



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  
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澧案左氏但  
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闡弒吳子餘祭公羊云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  
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襄二  
十九年  
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  
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  
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

誣謬  
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  
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  
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  
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  
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

公羊通 義序 異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

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

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擴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

注云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

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

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無如莊八年齊

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

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莊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

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

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

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正當卜

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

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

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于王所傳二十八壬申公朝

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

繫於月禮案上文冬公會晉侯齊侯云于温故

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繫梁傳云日繫於月月

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

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

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

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

好從簡略禮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

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

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為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  
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

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

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

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

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

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則不取穀梁此孔巽軒不及劉

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

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

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麋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此尤謬甚益師卒與桓弑隱

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

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隱四年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

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  
 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  
 緩慢也禮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為最大之義能  
 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碯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  
 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  
 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尚  
 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  
 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  
 載石碯弑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  
 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碯純  
 臣橫加譏貶值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碯殺州  
 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  
 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

齊師戰于廩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禮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說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  
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鄆上楊疏云  
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  
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  
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  
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  
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  
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

其大者如鄭伯

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云納者內弗  
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  
王父也范注云寧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



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

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

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入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矣今歸含大晚故譏之禮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問疾而齋含玉以行者乎即齋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寧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寧所未詳此因穀梁與

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邾  
 鄆鄆傳云邾鄆鄆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鄆范注  
 云或曰之說寧所未詳此以或說為非而不駁之  
 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  
 何忌寧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  
 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  
 寧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  
 注云下無秋冬二時寧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  
 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  
 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  
 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寧所未詳也禮案桓  
 七年無

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  
 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

寧所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寧所未  
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慎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

見集解序楊疏

楊疏引之有稱范氏

略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

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

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云范

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

以下文多不錄

此但分別發傳不

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例有

七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

以下文多不錄

此分別書時月

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

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

僖禘大廟五也文著袷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

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

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

書鈔已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

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

其不可知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

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

引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臍卒

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

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

卒于楚故不日也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為例

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

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寧諸條文多不錄而云

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矣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

之公正也

孔翼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

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翼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斂異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

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  
巽軒以為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邵公不通若盟  
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  
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邵公之不  
通也乃其不參取之故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

亂

集解

孔冲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

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訓詁然雜取公羊

穀梁以釋左氏

正義

禮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

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

家盡以為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

守起廢疾即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為

主而不可盡以為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為主而有

不同即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

見世說文學門

而不聞注

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扶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鄆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鄆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旣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冲遠正義序所謂方

鑿圓枘者矣

又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

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卽可知其地蓋



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二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為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即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為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

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  
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  
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  
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  
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  
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  
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  
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  
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  
脫亂僅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  
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  
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關浮雲剗摩蔽蝕相  
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攷其  
不在斯文今以斯文攷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慎  
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

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  
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  
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  
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  
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  
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  
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禮案歐說見  
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  
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  
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  
弑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  
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做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  
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

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

矣

見竹林篇

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

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鞏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寧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

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並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

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

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孔子修春秋時

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立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

而成也此史通申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

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

可乎不可乎明史妻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

後明是春秋為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妻諒作本

凡學後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

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

周公文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

為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

古而不傲孔子異軒亦為此說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  
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

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上同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

東坡(一)書法卷十

而後為大吉皆珍海國其樂大器古錯矣人

以可受其入人而後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其真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禺陳澧撰

小學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

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

第一孔疏語爾雅邢疏襲用之爾雅釋宮郭注云通古今之異語又孔疏所本也

蓋時有

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方言即翻譯也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

知也

此謂尚書古文

觀於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

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

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

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易而已然

矣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曰天行健艮象傳當云艮其背止其所也而曰艮其止王輔嗣亦用此

法如艮初六艮其趾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

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

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獲

獲煮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子子孫孫引無極

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

取入爾雅也

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有韻者如睽卦注云見

系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孤將攻害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

也○王逸楚辭注亦多有之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

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澧謂此

但言雙聲卽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  
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唇  
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  
養新錄卷五郝氏  
所謂聲近聲轉卽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  
三字雙聲介嘏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  
聲訏懣二字雙聲販廢二字雙聲奕字淫三字雙  
聲至也一條內艘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雙聲來  
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廓字以郭爲聲古音  
讀如郭則與介嘏諸字雙聲墳字今輕唇音古讀  
重唇音則與販雙聲釋文販沈旋蒲板  
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  
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則詹讀如儋  
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一意  
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

耳音末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

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方言虞儂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蹇

魏之閒謂之輦陳楚之間或謂之第簿宋魏陳楚江

淮之閒謂之苗或謂之麴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釋詁釋言釋訓既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

草木蟲魚鳥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

如以王雎釋雉鳩後世又不知王雎為何物諸儒

解說雖多澧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河南有鳥

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者乃可定為雉鳩耳釋木

櫟其實椽邢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機以為此

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澧謂雉鳩至諸

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害於經學豹鼠既辨

其業亦顯此郭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為類書

之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爲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誤蓋博學而不能強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引易曰輦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妥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此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爲流字

公羊云河曲疏矣

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

之誤矣

郭注有引僞孔尚書傳者尤可疑

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畛畛也郭注云謂畛絕邢疏云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場易則地絕故得爲畛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惜如此者不多見若盡能如此則郝蘭皋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邢疏之於音學則未能盡明如釋詁迓迎也疏云宣三年左傳曰狂狡輅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迓爲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迓訝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迓不同豈得因杜

注訓爲迎而牽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迓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

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說經如被之僮僮被

之禘禘毛傳云僮僮疎疎也禘禘舒遲也詩意言祭時疎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

意王氏經義述聞據廣雅童童盛也○因謂禘禘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執廣雅故也○釋名純以



聲音爲主有極精  
語惜無注之者

說文敘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  
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  
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日 𠄎 𠄎 耳亦  
有非實形者如△象三合之形□象回而之形八  
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  
又有字義不專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  
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永  
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  
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  
圖畫但以一指一上則可識爲上以一指一下則  
可識爲下以一指口中則可識爲中而皆非如圖

畫也徐楚金以實者爲象形虛者爲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爲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爲分別也

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澧嘗疑之以爲出一縣之號令謂之令爲一縣之尊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爲假借必如來本瑞麥以爲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爲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何以許君舉令長二字乎反覆思之乃解本無其字之說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剏造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若不剏造一字而卽依託古有之字則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其最著者也當時固可剏造令長之字乃卽依託古有

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若以此例推之許君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是也此亦可矧造一字乃即依託古有之佛字此即令長二字之例也其矧造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昔吾友侯君模亦疑令長假借之義澧為說此說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然否也

澧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入彼所著書澧今擇存少

作入讀書記恐覽者以為抄襲彼之書特注明之

○六書惟轉注難明澧舊有說刻於學海堂二集

安今覽其未

故棄之

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矧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澧謂未

有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即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檢尋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岐異耳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證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

周易用假借論

澧謂實因無分部之字書故爾不必疑

也

說文敘云其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易孟氏非古文此已難解矣段懋堂注云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則皆難解矣澧反覆思之此敘云粵在永元困頓之年此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許沖上書則在建光元年辛酉相去二十二年矣竊疑此二十二年中許君有增入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敘文則未及改至已病而遣子上書尤不暇改耳

鄭小谷與澧書疑此事澧答以此說未幾而小谷計至不

知其以此說爲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

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澧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爲本義爾雅爲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爲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

哉字則無以定之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卽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卽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然則

射禮之侯所以名爲侯者以諸侯故也諸侯之侯名在先射侯之侯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侯不說諸侯讀許書者若以射侯爲本義諸侯爲引伸義則倒置矣嘉定王俾甫名宗漢與禮書云則從爵從収奉酒於所尊者禮答書以侯字佐證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即所謂相人

偶也阮文達公論語論仁論之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

而弗仁朱子云人之與人之爲同類而相親梁惠王篇注

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支苟苟自急

敕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

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卷六又云事



無大無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卷二

从支

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皆見矣

段氏說文注駁主一無適

之說段氏之偏見也

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

早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  
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  
以下諸字則難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  
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又  
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  
字若何分別但可造爲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  
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

之形此象人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

古鐘鼎石鼓文

人字皆作刀 𠂇字解說云在人下故詰屈此引孔子曰未必然

也此象人跪曲其足也作篆書者此字多作𠂇因真書作儿而誤耳

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

又有可疑者心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

也秦琅邪碑襲字下半衣字作心甚明竊疑上象

曲領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袷也又如𠂇字解

說云狗之有縣蹠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

有縣蹠一種別名為犬乎𠂇字解說云兩士相對

兵杖在後𠂇部在𠂇𠂇之下猶𠂇部在𠂇𠂇之下

𠂇下云从巴𠂇則𠂇下當云从𠂇𠂇其兩士相對

兵杖在後當為又一說耳

說文句部字皆句聲此在說文為變例夢溪筆談

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

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

木所謂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

者曰錢反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

皆以𣎵為義也卷十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

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

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

傳之絕作也答段若膺論韻書澧案王氏右文之書今不

傳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漑亭程彝齋江晉

三皆嘗為之見漑亭與王無言書彝齋撰洪稚存漢魏音後序晉三諧聲表而皆

未見刻本惟姚文僖說文聲系有刻本耳澧少時

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為十七卷每卷若干

部以所諧之聲為部首諧其聲者下一字書之又

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

者名曰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

中論貴驗篇引

此聲音之理

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

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

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

此字

二程遺書卷一

此說亦微妙孔冲遠云言者意之聲

書者言之記

尚書序疏

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

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

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

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

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

以聲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為事物之名

故文字謂之名也

聲象乎意者以脣舌口氣象之也

此鄭特夫說

釋名云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

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兗

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

徐言風踳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

以脣舌口氣象之之說也

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

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口如食辛之

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

食鹹之形故曰以脣舌口氣象之也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

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

足書廣韻四江後澧案鄭君之後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

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三部之下

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

襄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

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

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也孔疏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

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

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見論語多

疏知量也邢昭七年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

張叔皮論云校勘記引錢辛楣云張叔賓爵下革

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

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

叔用舊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云

古者羹臠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

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世以來獨

以此地音爲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疏據劉炫舊疏爲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僞尙書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僞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尙書孔疏識古一條疑亦本於劉炫也尙書孔疏據劉焯劉炫爲本○易乾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孔冲遠以造字訓爲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愈知左傳疏尙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冲遠矣

說文訴从言斥聲徐鉉等曰斥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釁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夢溪筆談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遺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禮案耦與韻自今而後



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

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罾鯉君子有酒旨且

有如此極多四卷十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張皋文

說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

述三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鑿洲妯猶四韻

則鳩洲述鑿妯猶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

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置二章逵仇二字則

鳩洲述鑿妯猶逵仇八字同一韻也初學者依此

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張皋文著此譜未成其子彥惟續成

之禮昔年至其家見之尚未刻梓今不知已刻否

鄭庠分古韻為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為一部皆

收鼻音也真文元寒刪先為一部皆收舌抵齶音

也侵覃鹽咸為一部皆收閉唇音也支微齊佳灰

爲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伊濁音如

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與支爲一部也魚

虞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於烏濁音如余

胡蕭肴豪尤之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爲一部鄭

庠分爲二部未當也歌麻二韻亦直往不收歌之

末如阿何麻之末如譁華此當用開口呼之字譁華二字合口呼尚未精

密乃借用耳當合爲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

懋堂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

於周秦未能合六書音均表澧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

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歌麻自爲一部則

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澧細審之鼻音即字母疑母之出音也舌抵齶

音即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唇音即明母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即影喻曉匣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

學五書亭林之意惟欲今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爲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卽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